

# 管子的玄思

[ 比利时 ] 阿梅丽·诺冬摇著

摇摇摇 摇摇肖摇周摇 摇译

海天出版社



起初，什么都没有。这种什么都没有既非空也非无：它除了自己以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上帝觉得这样挺好，她毫无目的地随意创造。她最喜欢什么都没有：这样就可以把它填满。

上帝的眼睛睁着，盯着。如果眼睛闭上了，那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看，上帝什么都不看。她肥胖而结实，就像一个水煮蛋。所以，她也是圆鼓鼓的，一动不动。

上帝绝对满足。她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等，什么都觉察不到，什么都不拒绝，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生活圆满到这种程度，都不成其生活了。上帝不生活，她只存在。

她的存在没有明确的开头。有些伟大的著作开头几个句子太平淡了，人们前读后忘，似乎觉得早就读过这些书了。同样，上帝何时开始存在，人们也无法知道，好像她一直就存在。

上帝没有语言，所以也没有思想。她是满足的，永恒的，这一切都极好地证明上帝就是上帝。这种明显的

事实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上帝对自己是上帝一点都不在乎。

摇圆

眼睛拥有生灵最惊人的东西：目光。没有比它更奇特的了。我们不会说造物的耳朵里有“听光”，也不说他们的鼻孔里有“闻光”或“嗅光”。

什么叫目光？这难以表达。没有一个词能接近其奇异的本质。然而，目光存在着，而且，现实中很少有东西存在到这种程度。

有目光的眼睛和无目光的眼睛区别何在？这种区别有个名字，即生命。生命开始于目光产生之时。

上帝没有目光。

上帝的惟一活动是吞咽、消化。直接的后果是，排泄。这种植物性活动经过上帝的身躯，而上帝却浑然不知。奶妈，还是那个奶妈，太斯文了，没有引起她的注意。那条石雕的鱼跟她没有任何区别，上帝张开所有必要的口子，使固体和液体的食物能进入肚中。

所以，在她成长的这个阶段，我们将把上帝叫做管子。

关于管子有种玄思。斯拉沃米尔·姆罗热克<sup>①</sup>曾就

---

<sup>①</sup> 姆罗热克（~~瓦~~沃伊采克）波兰剧作家，因其剧作的荒诞风格而成为波兰文学中的著名人物。

管子写过一些话，不知道是深刻得令人吃惊还是高雅得惹人大笑。也许两者兼而有之：管子是满与空奇异的结合，是空的物质。是保护非存在的存在之膜。导管是软管，但这种柔软并不能减少它的神秘。

上帝尽管有这种软管，但仍然又僵又硬，毫无生气，以此来证明自己是条管子。她像圆柱体一样保持绝对的宁静，她过滤着外部世界，却不留下任何东西。

管子的父母亲很担心，他们召来一些医生，请他们仔细研究这一截似乎没有生命的物质。

医生们摆布着她，拍打着她的一些关节，看她有没有机理反应，他们发现，她没有任何反应。当他们用灯光检查管子的眼睛时，她的眼睛一眨不眨。

“这孩子不会哭，不会动，嘴里没有发出过任何声音。”父母说。

医生们把它诊断为“病理麻木”，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矛盾：

“你们的孩子是棵白菜。这太让人担心了。”

父母放心了，他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好消息。白菜，毕竟还有生命。

“应该让她住院。”医生说。

父母不是不知道应该让她住院。他们已经有两个属于人类的孩子，多一个植物人，他们不会觉得接受不了。他们甚至还有点喜欢她。

他们亲切地把她叫做“植物”。

在这一点上，大家都弄错了。因为植物，包括白菜，它们也有生命，只不过肉眼察觉不到罢了。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它们会颤抖；日出的时候，它们会幸福得哭起来；当人们进攻它们的时候，它们会因为受到蔑视而变得更加坚强；当到了授花粉的季节，它们会随风轻舞。它们也有目光，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谁也不知道它们的眼珠在哪里。

管子完全处于消极状态之中。无论是气候的变化、夜幕的降临、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还是神秘的沉默，什么都不能影响它。

关西每周都会发生数次地震，她的哥哥和姐姐吓得抱头大哭，她却无动于衷。里氏多少级只对别人有意义。一天晚上，一场 ~~级~~ 的地震震动了住处附近的高山，天花板的泥灰都掉到管子的摇篮上了。当人们把她救出来时，她仍然无动于衷：眼睛视而不见地盯着前来打搅她的佣人们，她们把她从暖暖的灰烬底下抱了出来。

植物这么冷静，父母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决定考验考验她。他们将不再给她吃喝，直到她自己来要：这样，她最后就不得不动弹了。

你们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管子接受营养不良，就像她接受一切一样，她丝毫没有流露出同意还是不同意。吃还是不吃，喝还是不喝，这对她来说没什么区别：

活着还是死，这对她来说不是问题。

三天后，惊慌失措的父母仔细察看了她：她瘦了一点，微张的嘴唇有点干，但看样子情况并不坏。他们把奶嘴塞给她，她毫无表情地吸着糖水。

“这孩子，死了都不会吭一声。”母亲害怕地说。

“别告诉医生，”父亲说，“否则他们会认为我们虐待她。”

事实上，父母亲并没有虐待她，只不过他们发现这个孩子没有继续生存的本能，感到有些害怕。有时，他们会突然想，这孩子并不是植物，而是一根管子，但他们立即就抛弃了这个让人难以接受的想法。

父母亲之所以担心是出于本能，他们很快就忘了禁食这一插曲。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儿和一棵蔬菜。这种多样性使他们挺高兴的，尤其是因为两个大的不断地跑呀，跳呀，喊呀，争吵呀，并且老是淘气，总得跟在他们后面监视他们。

最后这个，至少不会给他们惹这种麻烦。可以在没有保姆照看的情况下让她整天呆着：晚上去看她时她还是保持早上的姿势。给她换换襁褓，喂她吃点东西，这就完了。水族缸的金鱼也比她动静大。

况且，除了两眼无神之外，这条管子看起来一切正常：这是一个漂亮的婴儿，非常安静，可以毫不脸红地把她抱给客人看。别的家长甚至会感到妒忌。

事实上，上帝象征着没有力量的力量——也就是说

最强大的力量。这也是最矛盾的力量：还有什么比这种来自不动之物的强大力量更奇怪的东西呢？没有力量的力量，就是未来的力量。当一个民族拒绝容易得到的进步，当一辆被十个人推着还纹丝不动，当一个孩子几小时面对电视而毫无反应，当一种主张人们已感到它是虚幻的但它仍在造成危害，人们才会目瞪口呆地发现静止的东西那种可怕的威力。

这就是管子的威力。

她从来没有哭过，甚至在出生的时候，她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也许她觉得这个世界既不动荡，也不动人。

起初，母亲试图给她喂奶。看见母乳，婴儿的目光中没有闪现出任何光芒。面对母亲的乳房，她没有任何反应。母亲非常恼火，把奶头塞进她的嘴里。上帝几乎一口都没有吸，母亲于是决定不再给她喂奶。

母亲做得对：奶嘴更适合管子，当圆圆的乳房不能使她回想起与亲人的联系时，这个圆柱形的容器使她找到了知音。

所以，母亲每天用奶嘴喂她数次，不知道因此而确立了两条管子之间的联系。上帝的食物供应由管子负责。

“一切都在流”，“一切都在动”，“一个人绝不要在同一条河落水两次”，等等。那个可怜的赫拉克利代如果遇到上帝，他会自杀的，这是对他的世界液态幻想的否

定。如果管子有一种舌头一样的东西，他会反驳以弗所<sup>①</sup>的这个思想家——“一切都是静止的”，“一切都毫无生气”，“人们总是到同一个沼泽去洗澡”，等等。

幸亏，没有想动的愿望，就不可能有舌头状的东西，因为动作是原始动力之一。没有舌头就不可能有任何思想。所以，上帝的哲学观人们既想不到，也无法与之交流，但它也因此不能伤害任何人。这很好，因为那种原则会长期破坏人类的道德观的。

---

<sup>①</sup> 以弗所：据《圣经·新约》载，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古都，使徒保罗传教曾到过那里。

管子的父母是比利时人，所以，上帝也是比利时人，这可以解释自洪荒以来许多灾难的根源。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亚当和夏娃是讲弗拉芒语的<sup>①</sup>，几个世纪前，低地国家的一个教士已经做出科学的证明。

管子为祖国的语言争论<sup>②</sup>找到了巧妙的解决方法：她不说话，她什么都不说，甚至不发出任何声响。

让父母担心的不是她不说话，而是她不动。她到了一岁的时候还没有动过一下子。别的孩子已经在学走路了，会笑了，会做些事情了，但上帝仍然一动不动。

她越大越显得离奇。她的成长完全正常，只是大脑跟不上罢了。父母亲困惑地看着她：屋里有个虚空的东西，它所占的位置越来越大。

很快，摇篮显得太小了。必须把管子移到哥哥和姐姐用过的行军床上去。

---

① 弗拉芒语：比利时北部所使用的语言之一，低地国家是指包括荷兰及比利时北部地区在内的地区。

② 比利时北部讲弗拉芒语，南部讲法语，南北两地在语言方面经常发生争论。

“也许这一改变会把她唤醒。”母亲还抱有希望。

但这一改变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自从宇宙诞生以来，上帝就在父母的房间里睡。她没有妨碍他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就是一棵绿色的植物也比她更吵闹。她甚至什么都不看。

时间是动作发明的。不动的东西看不见时间流逝。

管子对时间没有任何概念。她已经两岁了，但对她来说，这与十天或者两个世纪没有任何区别。她一直没有改变姿势，甚至连改变姿势的想法都没有：她仰躺着，垂着双臂，就像一座小卧像。

于是，母亲抱起她，让她站起来；父亲把她的手靠着行军床的床栏上，让她想起来抓住什么东西。但他们一松开上帝，上帝就仰面倒下了，但她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照样在继续沉思。

“得给她听点音乐，”母亲说，“小孩喜欢音乐。”

莫扎特，肖邦，达尔马提亚 瓦茨号唱片，甲壳虫，尺八，这些音乐对她的感觉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父母放弃了让她当音乐家的念头，也放弃了让她做人的念头。

目光是一种选择。看东西的人决定看什么东西，所以他肯定不会注意视野以外的东西。作为生命本质的目光，首先是一种拒绝。

活着意味着拒绝。什么都接受的人无异于洗手盆的下水口。要活着，就必须高于自身，高于妈妈和天花板，而不要处于同一平面。所以，两者之中应该拒绝其一，要么选择对妈妈感兴趣，要么选择对天花板感兴趣。惟一不好的选择是没有选择。

插图

上帝什么都没有拒绝，因为她没有什么可以选择。所以她没有活着。

通常，婴儿们在出生时会大哭。这种痛苦的大哭已经是一种反抗，这种反抗已经是一种拒绝。所以说，生命开始于诞生之日，而不是诞生之前，尽管有人这样说。

管子生下来时，没有发出一分贝声音。

然而，医生们却肯定她既不聋，又不哑，也不瞎，她只是一个缺少塞子的洗手盆。如果她会说话，她会不停地重复这个字：“不”。

人们崇拜规则。他们乐于相信变化是由正常和自然的程序引起的。人类受到内在的一种生物必然性所支配，它使得人类经过几千年的进化之后，在一岁左右停止用四肢爬行，开始学走路。

谁也不愿意相信意外。意外可以是外在必然性的表述，这已经很让人恼火了；也可以是一种偶然，这更糟糕。它们被排除在人类的想象之外。如果有人胆敢说：“很偶然，我快到一岁时就学走路了”，或者说：“很偶然，有一天，那个人在地上爬”，他马上会被当作是疯

子。

关于偶然的理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会让人以为事情可以以别的方式发生；一岁的孩子还不想走路，这种想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等于承认人们可以不想用两条腿走路。像人这样出色的种类难道会不这么想吗？

然而，管子到了两岁的时候，连爬都没有爬过，她依然一动不动，也没有试过要说话。成年人得出结论说，她体内有什么东西妨碍她长大，但他们绝不会想到，这孩子根本没有出过事，因为，谁会相信，没有出过事，人会这样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

意外分身体意外和精神意外。人们断然否定精神意外的存在：人们绝不会把精神当作是身体变化的动力。

然而，在人类的变化中，没有比精神意外更重要的东西了。它是不小心进入大脑的灰尘（大脑就像是牡蛎），尽管颅骨像贝壳一样起着保护作用。突然，脑颅中间的软组织被钻进来的异物破坏了，受到了惊吓和威胁。像植物一样安静的牡蛎发出了警报，寻找对策。它产生了一种神奇的物质——螺钿，包住入侵的微粒，与之混合，珍珠就这样诞生了。

精神意外也有可能是由大脑本身所造成的：这是最神秘、最严重的事故。脑灰质的巡回毫无理由地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念头，一种吓人的想法——眨眼间，精神的平衡被永远地打乱了。细菌开始行动，人无法控制它们。

于是，人被迫摆脱了麻木状态。关于这个困扰着他

的可怕而不规则的问题，他试图寻找答案，但找到了成千上万个错误答案。他开始走路，说话，采取他希望避开的种种无用的态度。

他不但没有摆脱得掉，反而受到了控制。他说得越多便越不明白，越走越不会走。他很快就怀念清醒之前的时光了，但不敢承认。

也有些人不能忍受变化规则，没有遇到过必然的意外，那就是临床的蔬菜。医生们在研究这种病例。事实上，那正是我们所盼望的状态，正是被认为是失常的生活。

插图

这一天很平常。没有发生任何不平常的事情。大人在干大人的事，小孩在干小孩的事，管子仍然忠于管子的职责。

然而，这是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一天。通常，人们不会对这种事情留下特别的记忆，就像人们不会把自己初次学步和最终明白死亡含义的日子记录在案一样。人类最重大的时间往往会被人类忽视。

突然，全家人都收了声。母亲和女佣先是目瞪口呆，然后去寻找声音的来源。家里来了一只猴子？精神病院里逃出一个疯子？

没有别的办法，母亲只得到房间里去察看。眼前的景象使她惊呆了：上帝坐在行军床上大哭，和两岁的小孩哭得没有什么两样。

母亲走近了这个神奇的场景：两年来，如此安静的景象已经荡然无存。孩子总是圆睁双眼，死死地盯着，那种灰蓝色非常容易辨认。现在，她的眼珠完全是黑色的，就像被烧焦的东西。

她怎么有本领烧焦自己苍白的眼睛，使之像炭一样

黑？什么东西有这么可怕，把她从如此漫长的沉睡中唤醒过来，使之成为一台哭喊的机器？

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个孩子发怒了。巨大的愤怒使她从麻木状态中摆脱了出来，如果谁也不知道原因，那问题一样很严重，因为她哭得那么大声。

播源

母亲欣喜若狂，过来抱起她的孩子。但她很快就不得不把孩子放回到床上，因为孩子四肢乱动，踢她，打她。

她大叫着跑到屋里：“她不再是植物了！”她叫来丈夫，让他前往发生奇迹的地方。孩子的哥哥和姐姐也应邀欣赏上帝神圣的愤怒。

几个小时以后，孩子不再哭喊，但眼睛仍然是乌黑乌黑的，流露出愤怒的目光。她流露出对周围的人类极为愤怒的目光。后来，生了这么一场大气之后，孩子累了，躺了下来，睡着了。

全家人都欢呼起来。大家把它当作是一个大好消息。孩子终于活了。

分娩两年后才出生，这如何解释？

没有一个医生能找到解密的钥匙。好像他们也需要在子宫外多怀孕两年才能当医生。

是的，可为什么要这样发火呢？惟一可能的原因是精神出了问题。大脑中出现了什么她似乎忍受不了的东西。脑灰质一下子行动起来，神经流流到那块麻木的肉

中，身体开始动了。

所以说，最大的帝国也会由于极小极小的原因而崩溃。原先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的可爱的孩子，弹指间变成了大喊大叫的野兽。最让人惊讶的是全家人还感到挺高兴。

杂糅成打翻的皇帝宝座<sup>①</sup>

父亲激动得就像是第四个孩子出生了一样。

他打电话给远在比利时的母亲。

“植物苏醒了！上飞机，来吧！”

奶奶说，来之前她要做几身新衣服。这是一个很讲时髦的女人，所以行程推迟了几个月。

在这期间，父母们开始怀念以前的那棵蔬菜。上帝并没有息怒，喂奶时几乎得把奶嘴扔过去，否则会挨她打。有时候，她几小时平静不下来，但谁也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人们乘孩子安静下来时抱起她，把她带到院子里。起初，她吃惊地凝视着周围的玩具。

慢慢地，她又感到生气了。她发现这些东西存在于她的自身之外，无需她的指挥。她不高兴了，大哭起来。

另一方面，她发现父母和他们周围的人嘴里发出

<sup>①</sup> 拉丁文，意为“荣誉不过如此”。语出中世纪《模仿集》，君主加冕时用，指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